

醒狮

郑其葆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醒狮

郑其葆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狮/郑其葆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司, 1998.4
ISBN 7-5059-3162-8

I. 醒… II. 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9598 号

书 名	醒 狮
作 者	郑其葆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谢 群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康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527 千字
印 张	22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162-8/I·2392
定 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仅以此书敬献给
华夏神州新世纪的开创——
——伟大的“五·四”运动
八十周年，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五十周年！

——作者

卷首诗

新世纪的晨曦，
 相伴着电光雷鸣，
 熠熠映现在
 神州的上空。

耀眼夺目的闪电，
震天撼地的雷阵，
撕破了宇宙
 沉黑的夜幕，
开天辟地，
 激荡起神州
 刚烈的精魂。
东方沉睡的雄狮，
 被惊醒，站起来，
 腾跃而起，
 冲出五千年
 洪荒沉暗的莽林。
向着那，向着那
 广阔的天宇，

威武地抖擞起

自己

折不断的钢鬃……

第一章

办砸了的喜事。新婚之夜，新娘子不知去向。孔家公馆乱成了一片。迎亲，其实就是送葬。新房，也就是坟墓。令人可怕而又可恨的冲喜！赵府二小姐，既不愿意成为《儒林外史》中的王三姑娘，也不愿意成为这县上的朱家女子，她要为自己找一条生路。

“不好啦！不好啦！”

“怎么啦？”

“老爷，夫人，不好啦！”

“什么事？这么惊慌失措的！鬼催魂啊？！”

“新娘子不见啦！”

“什么？”

“新娘子不见啦！”

“嗯？怎么会不见了呢？”

“刚才新房里侍候新人的丫环来说，她去了茅房一趟，也就只是一阵阵功夫，回来就发现新娘子不见了。”

“赵公馆伴新娘子来的那两个喜娘呢？”

“她们在。问过她们了，她们也都说没有见。现在她们也正

在房子里急得团团转哩！”

“这就怪了。到处再去找一找！”

“都找了。没有的！”

“这贱婢会上哪里去呢？难道跑了不成？”

“小的说不上。不过，听那两位喜娘说，她家小姐原本就不同意和咱太少爷的亲事，今天去娶亲时，就坚决不上轿，还是赵府赵老爷和夫人连哄带骗的，才……”

“多嘴！”

“是，是。”

“快去再给我找！进了我孔府的大门，就由不得她了！已成了我孔府的媳妇，活是我孔府的人，死是我孔府的鬼，看她还能跑到哪里去？还能飞上天不成？再给我好好去找！满公馆里里外外去找！一定要找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定要找到！快去！一定要找到！”

“是，是。”

慌乱的脚步声急匆匆离去。

立时，整个孔家公馆一下子就像炸了营似的，乱了套了。沉黑的夜空下，到处大小灯笼乱晃，烁烁灯影乱闪；人跑来跑去。只听见声嘶力竭的吼令声、恶狠狠的喝问声、吱哇乱叫的喊叫声、以及杂沓纷乱的脚步声、门窗被猛地打开的声音，都夹杂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乱哄哄响成一片。

这是发生在一九一七年萧瑟寒秋的一天，在湘水县孔德仁孔老爷府上的事。

是一场办砸了的喜事。

新郎官就是孔德仁的大儿子孔文义。

新娘子是与湘水县相邻的湘阳县赵钦恩赵老爷家的二小姐赵瑞芝。

孔家公馆乱成了一片。

其实，说起来，在这之前，孔府自打这天一大早去湘阳县迎娶新娘子、把新娘子接进黑色大铁门后，孔府就一直不平稳，公馆里的气氛一直就不大正常。

当然，从表面上看，一切都还挺不错，喜事进行得都很顺畅，而且办得也都是非常的排场。迎娶新人是八马二轿十六乐。前面有四匹披红挂彩的高头大马开道。后面有四匹挂彩披红的高头大马押尾。中间呢，有两顶喜娘乘坐的彩轿和左右前四后四列行两侧的十六名穿戴一新的鼓乐手，簇拥着新人乘坐的红呢浮云四垂流苏的八抬绣花大轿。娶亲队伍浩浩荡荡、吹吹打打而去，迎娶上了新人，又浩浩荡荡、吹吹打打而来，回到了公馆门口。公馆黑色的森严的大铁门大开着。伴着喧天闹地的箫声鼓乐，伴着爆竹般的鞭炮声和人们的喜庆声，新人的八抬浮云流苏绣花轿被迎进了大黑铁门。花烛盛筵早已准备十分停当。高朋贵亲，男宾女客，熙熙攘攘，纷拥而至，如同云涌。新人花轿被径直抬到中堂前石阶下停下。花轿落地。两位相伴而来的喜娘各自从彩轿中出来，上前到花轿跟前，一左一右，轻轻撩起轿帘，将新人从花轿里缓缓扶出。新人头戴镶金饰银的颤巍巍的凤冠，身着缀花绣卉的光耀耀的丝缎霞帔，蒙着大红绸巾盖头，艳丽华贵，光彩照人。先已早就恭候守等在中堂前石阶下的四名垂环盛装的婢女，每人手中各执一盏大红纱绸宫灯，由鼓乐相伴，在前引新人缓缓移步，登阶拾级而上，进入中堂。整个礼仪隆重，服饰华贵，声势显赫，简直就如民国前旧世清朝时期迎娶皇家女一般。这在当地省城长沙，甚至还可以说在北京、上海那些大都市里，都算是相当排场的了，就不要说是在这湘江岸边的这两座僻静的小小的县城里面了。

然而，细心人都可以看出，在这欢天喜地、热热闹闹的喜迎亲中，却暗暗相随着有一种与这次闹的喜事极不和谐的气氛。若仔细听去，可听到，在这喧天闹地的箫声鼓乐和爆竹般

的鞭炮声中，微透着有几分凄凄哀情。细细体味，便能体味出，欢欣热烈的喜庆中，隐含着那么一缕森人的凛凛寒气，隐伏着那么几丝使人悚然而栗的透彻心底的悲凉。

二

赵瑞芝，从名字的本身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刚烈的女子。实际上好像也是这样。

赵府赵钦恩家，在湘阳县可以算是首屈一指的望族名门。赵钦恩祖上曾有几辈人都做过大明朝的京官。清兵入关，一统中国，建立了大清帝国以后，又曾有几代连做过大清的京官。赵老太爷给儿子起名为“钦恩”，就是不忘沐浴于浩荡皇恩的意思。赵钦恩少年登甲，官拜翰林院编修，后又授任礼部主事、工部侍郎、礼部尚书。倘若不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帝，建立了民国的话，赵钦恩可能一直还在他的那礼部尚书的任上哩。

赵家崇尚孔道，沉湎儒理，敬奉孔子孔大圣人。男者，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书》、《易》、《礼》、《春秋》和仁义礼智信以及两宋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为做人立世之本。女则自幼以《烈女传》、《女儿经》、《女四书》、《二十四孝图》为伴。这是赵府世世辈辈沿袭不断的家风。

到了赵钦恩这一辈，尊孔崇儒之风尤盛。1911年辛亥年，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事，占领了武汉三镇，成立了湖北军政府，继而，革命浪潮又波及各省，南呼北应，大清王朝土崩瓦解。民国开纪。孙中山就职总统。废皇室，建共和。赵钦恩与部分王公贵亲和外籍京官惶恐恐凄然离京。赵钦恩回到了湘阳，成天紧闭府门，埋头于《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之中。虽说后来袁世凯窃权称帝、张勋复辟，多少在这位大清遗臣心里激溅

出了几星炫目的火花，但稍烁即逝。赵钦恩沉默的心中很快又复归于沉寂和阴暗，原又凄凄沉湎于与孔老夫子的冥冥神游交往之中。

赵钦恩无子，只有二女。赵瑞芝为次女。

赵瑞芝是典型的江南秀女。

她中等个儿，身材纤细苗条。面容清秀；在两道修长的秀眉下和挺挺的鼻梁两侧，浓而长的睫毛里，嵌着一对黑玉般的亮晶晶的大眼睛。大眼睛扑闪扑闪着，有时候活泼泼地的溜溜地转着，射出一种热烈的迸发着青春活力的光，有时候沉静地凝定在那儿，浓而长的睫毛半掩着，射出一种深沉的而又有些迷茫的光。在她的大眼睛射出热烈的迸发着青春活力的光的时候，她那经常微闭着的玲珑丰润的小嘴，嘴角总是漾着一种甜甜的迷人的微笑。而在她的大眼睛射出深沉而又迷茫的光时，她的小嘴的嘴角便透着几丝忧郁的愁绪。但不论是漾着甜甜的微笑，还是透着忧郁的愁绪，她嘴角左边上方的那颗黑痣，总是给她增添着几分娟丽和妩媚。

她性情极为柔顺。作为旧式女子，尤其是作为湘阳县赵府的二小姐，三从四德，刻骨铭心，特别是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赵瑞芝精心学做。赵府上下一提起二小姐，无人不伸出大拇指，赞不绝口，都说二小姐人美心善性子柔和，是月中嫦娥女来到了人间。但她作为旧式女子，却没有裹脚。据说是，起初也裹了，但她哀涟涟以泪洗面，赵钦恩赵老爷看不过眼，没硬坚持让她裹下去。这也算是当父亲的赵钦恩对二女儿的一点偏心吧！其实是大清朝也不准裹脚。赵钦恩大女儿裹脚，疼得几乎是九死一生，现二女儿又开始裹脚，这风若是传进了宫门，赵钦恩身为大清命官，竟暗逆大法令律，思之不禁心惊胆战，冒出了一身冷汗，回府后即让赵瑞芝放了脚。那时节，在一些人的眼里，轻移莲步，宛若仙女飘行，三寸金莲，乃是女

子之美。赵瑞芝没有裹脚，也体态轻盈，行之婀娜，袅袅婷婷，反而比那三寸金莲更有韵律，更丰姿优美。

赵瑞芝除性情柔顺，还聪颖、好学，极喜欢读书。《烈女传》、《女儿经》、《女四书》、《二十四孝图》，她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读得滚瓜烂熟，有些章节都能整段整段地背下来。这些书，她起初读时，还觉得挺有意思，挺吸引人的，后来，读上几遍以后，就越读越觉得索然无味。但是，她还得读。尽管她每一次翻开这些书，明显地觉得书页中，每一片书页中都迸发出一种陈腐发霉的、就像是枯草败叶在死水污泥中被沤得久了、开始发酵腐烂、散发出的那种酸腾腾、臭哄哄的味儿，迎面向她一阵阵扑来，使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憋闷和窒息，甚至有时候感到发呕，但是，她还得一页一页地去翻、去读。因为女子反反复复地读这些书，并终身以这些书为伴，这是赵府的家风。她要遵循，要远遵祖训，近从父教。当时，激荡的国际风云，已将“老佛爷”西太后紧紧关闭住的中国的大门，冲撞开了一条缝。随着各种各样的狼犬，从门缝里挤钻进来，在神州院内凶狂地张牙舞爪的同时，一些新的思潮也从门缝里风涌了进来。一些新学、新书报开始在各地出现。位于湘江岸边的湘阳，虽偏远，但也刮进去了各种各样的新风。一些新的思潮和各种各样新的书报也涌进来打破了这偏远县城的平静与沉闷。赵钦恩赵府，尽管院墙高大而厚实，大门也紧闭得严严实实的，但各种新风也还是时不时地丝丝缕缕、断断续续刮了进来。时适共和势猛，袁世凯窃据大总统权位后，为迷人耳目，表面上也高唱共和。赵瑞芝的性情柔顺、聪颖、好学、知书达理，很得赵钦恩夫妇的疼爱，是赵府老爷夫人的掌上明珠。审时度势，为爱女能跟上潮流，县上在开办女子新学时，赵瑞芝被送去学习。县立女学毕业后，赵瑞芝又被送到长沙，进了长沙女子中学。在县女学尤其是进了长沙女子中学后，赵瑞芝觉得到了一个崭新

的天地，耳目一新，听到了和看到了她过去从来不曾听到过和看到过的事情。她如饥似渴地一本本地读着“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严复的《天演论》以及关于同盟会、鉴湖女侠秋瑾、广州黄花冈七十二殉难志士、黄兴、陶成章、《湘路警钟》、长沙抢米风潮、宋教仁血案之谜这一类事情的书刊。她一本一本地读着，如饥似渴地读着。她是那样地感到新奇，就像刚刚脱离母体的婴儿第一次睁大眼睛，眨巴眨巴地望着这人世间眼花缭乱的大千社会似的。她读着；她感到有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使她清爽惬意，使她情激心醉，使她振奋，使她有着一种快感——一种令全身发抖的快感。她明显地感到自己不是自己了。她在惶恐中惊叹，惊叹中又有些惶恐；在迷乱中欣喜，欣喜中又有些迷乱。到底是怎么，也说不清。这位湘阳县名门赵府的二小姐，柔顺的心里开始隐隐出现了几分这连她自己一时也说不清的骚动。然而，时隔不久，赵瑞芝那自己一时也说不清的骚动的心情还没平稳下来，袁世凯龙袍加身，关门当上了洪宪皇帝，赵钦恩跟头绊子地跑到长沙，硬是把赵瑞芝从长沙接回了家，原又把《女儿经》那一类的书给女儿摆在了面前。后来虽然袁世凯只当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又被迫脱下了龙袍，但赵钦恩却不准备再送赵瑞芝出去了。因为他不想让赵府的家风在二女儿身上断掉。于是，赵二小姐复而又开始读那些她过去已经读了多少遍、都已读得滚瓜烂熟的、不想再读的《烈女传》、《女儿经》、《女四书》、《二十四孝图》等纸页已经发黄了的书，重又被关在阴黑的房子里开始整段整段地死背这些书里的那些她过去都已经能倒背如流的、而现在她怎么也不想再去背的那些所谓特别紧要的段落。她又很不情愿地被迫开始去嗅闻那些发霉的、酸腾腾的、令人作呕的臭味儿，忍受那憋闷窒息的痛苦的折磨。

不管怎么样，说是说，她终究还是赵瑞芝，是湘阳县堂堂望族名门赵府的二小姐呀！

三

孔德仁孔府，民国后，大黑铁门旁边的牌匾上换成了孔公馆，在湘江岸边的湘水县，也算是首屈一指的望族名门。据说，孔德仁还是孔丘孔大圣人的第四十六代侄孙。也许就是因为是孔大圣人的嫡亲后裔这一层关系，孔德仁祖上历代都做学道、提学使、学政一类的官。孔德仁旧时曾在“老佛爷”西太后手里，就任湖南学政。一建民国、废清室后，这个官也就不了了之了。孔德仁和赵钦恩一样，紧闭府门，整个身心沉醉于他的老祖宗的圣学圣道中去了。

孔德仁和赵钦恩是同年进士，两人相互间慕名已久，相见恨晚，结下了未能同生、但求共死之交，指腹为婚，定下了孔大少爷孔文义和赵二小姐赵瑞芝的亲事。

这件指腹为婚的亲事，是赵瑞芝被迫从长沙女子中学中途辍学接回家后，赵钦恩才告诉她的，而且，还告诉她：近期完婚。

这太突然了。她思想上一点准备都没有。

她有些不知所措。

完婚，对于一个女子来说，就意味着把自己的一切，把自己今后整个的一生，都将从此交付给一个男人。夫贵妻荣，夫贱妻卑。自己今后的一生，是幸福美满？还是悲苦艰辛？都将取决于这个男性。所以，这个即将要成为自己主宰的男人是什么样的？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温柔？还是鲁莽？是高雅？还是粗俗不堪？是轩昂有志之士、有远大前程的少年英才？还是无志无为、苟且偷安、卑微猥琐之鼠辈？再就是脾气性格

如何？有何嗜好？体质怎样？这些并不都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至关紧要的。但是，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

赵瑞芝一连几天睡不着觉，郁郁寡欢，少言少语，对一切都不感兴趣，她沉浸在愁思之中，苦受着愁思的煎熬。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似乎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道理。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尤其是对于女子来说，父母之命是违抗不得的。天下女子，谁都有找个称心如意的好夫婿的心愿，但这由不得你。好坏就看你的命怎么样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个光溜溜床板子背上走。命不好，碰上个聋子、哑子、瞎子、瘸子、甚至是个瘫子、痴子，你都得认。都得认！你不情愿，想违逆父母之命，想抗婚，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在长沙女子中学，赵瑞芝也曾耳闻目睹了几起在社会各界曾引起了很大反响的抗婚事件，但也大都是以极其凄惨的悲剧宣告了失败。就在她同班而且同寝室的同学中有个吴姓女子，她父母为趋炎附势，将她许给同镇一个比她大三十多岁、是叔公辈的大商绅作妾，她执意不从，就在临近办喜事时，在她一位表姨的帮助下偷跑到长沙，进了女子中学。半年后，她父母不知怎么探听到了女儿的下落，便告知那大商绅，两家子都派人到长沙。先是她父母到学校来连软带硬地劝说女儿回去，后是那大商绅家的账房先生带人来学校威吓她，她都没有依从。两家子人看实在没有办法，就都忿然而去。从表面上看事情好像也不了了之了，不料想半个月后，这吴姓女同学突然失踪了。说她是和一位同学去街上买东西，那同学还有别的事，让她先回学校，可她没有回来，就失踪了。经警方多方查找，也没查出个下落。又过了几个月后，还是从那吴姓女同学家乡传来的消息，说她原来是被佯装回去而并未回去的父母带人绑架了，并被直接送到了那大商绅早已布置停当的新房里，当天晚上就成了亲。也就是在成亲的那天夜里，那吴姓女同学上

吊自缢了。另外，在她同班还有一个姓张的大家闺秀，也是父母之命，将她许给了另一家也是门庭显赫的大家公子，岂不知这位张小姐早已心中有人，是她的姑表兄，但父母不准，叱责她不许败坏门风，就在父母威逼她暑期回去完婚的临放假前，在学校后院的池塘投水自尽了。等人们知道，打捞上来以后，那张小姐已经被水泡得肿胀得不成样子了。当时，赵瑞芝也跑去看了。那可怖的情景，实实令人难忘。一连几天，赵瑞芝都梦见那张姓小姐可怕的面影，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惊恐不已。这些抗婚悲剧，当时都被披露于报端，引起各界舆论纷纷。除此而外，长沙女子中学还有几起抗婚事件。几位主角都是抗婚未成而以死表志的烈性女子，下场都是那么凄惨。当时，好像也有抗婚抗成的。比她高两级有个叫宋玉秀的女学生，好像就抗成了，但毕竟是极少数，是个别的。中国的女子哟，好像注定终身就是以愁以忧以悲以苦为伴，一出生落地来到人世，就被一条无形的锁链紧紧地套锁住了。

赵瑞芝现在就是被苦苦陷入这深深的愁思之中。她有一种像是被一条无形的锁链死死套锁住了的感觉，但是，她又说不清自己。对于她和孔大少爷孔文义的婚事，她一直是恍恍惚惚的。说她很听话，完全听从于父母之命吧？但她心里又不是那么情愿。说她内心忧虑重重吧？可她多少又带着有一点侥幸的心理。

她没有见过孔家大少爷，但关于孔大少爷的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描述，也曾风风雨雨地飘进她的耳朵。有说他好的，说他不愧为是孔大圣人的后裔、孔子第四十六代侄孙之子，相貌堂堂，飘逸潇洒，满腹经纶，风流倜傥；而也有说他不好的，说他是“绣花枕头——内包一团草”，说他是“驴粪蛋蛋——表面光”，说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甚至其外也并非金玉，生性轻薄浪荡，成天价不务正业，花天酒地，狎妓宿娼，染就了

一身脏病，成了病歪歪，尤其今年来，基本上就一直病卧在床，动弹不了，勾命小鬼白天黑夜就在床头等候着，说不定哪时哪刻小鬼手中的勾魂牌一举，就将这孔大少爷带着一缕轻烟，随小鬼而去，等等。对这些风言风语，赵瑞芝自己也是疑疑惑惑的，信与不信也很是拿不准。她也曾很害怕过，以至于很忧惧过，忧心似焚过。想想看，要是真如人们风言风语所传说的那样，那人真是一个轻薄浪荡、得了一身脏病的病歪歪，去跟这样的人日夜生活在一起，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这样的人，天哪，那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呀！特别是前几天又有个说法飘进她的耳朵，说什么孔家大少爷病情加重，已是奄奄一息了，孔府催促赵府尽快地给孔文义和赵瑞芝行大礼成亲是想借娶亲冲喜，救孔大少爷一命，赵钦恩急急忙忙去长沙把女儿接回，正就是这个原因。天哪，这更令人可怕！但赵瑞芝对这些总是似信非信。话嘛，在人们的嘴巴里传来传去，难免会添油添醋、加些调料，走一点样子变一点味。

似信非信的同时，也疑疑惑惑。关于孔文义有病的传言，尤其是关于冲喜的说法，赵瑞芝曾几次问过母亲和父亲，母亲闪烁其辞地说不清楚，但父亲都决然地否定了，尤其关于冲喜的传言，父亲说：“无稽之谈。根本没有这回事。”但她心里总是悬着。就在临上轿前，一方面她对这门亲事总是有些不尽如愿，另一方面冲喜之说的阴影一直还时隐时现地笼罩在心头，她心里一直不实落，不想上轿，无奈两位老人苦说苦劝。父亲向她赌咒发誓地说决没有冲喜这回事，孔家只是想早点把她迎娶过门，把大礼行过，事情了了后，再送她去长沙读书。母亲在一旁一方面为送女儿出门伤心地哭着，一方面又战战兢兢地随着丈夫劝说女儿：“芝儿，听你爹的话！你爹也是为着你好。孔家是个大门大户，和我们家一样，是个体面人家，甚至比我们家还要体面得多。你过去后不会受委屈的。天下当父母的都